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Signo
Svingjia
Svund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季星 李鸿简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印张 10½插页 4字数 217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412-1/I·2154

定价:15.00元

内 容 提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著名的俄国作家。他于1844年开始文学生涯。作为小说家,以其《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鸿篇巨制早已享有世界性的盛誉。而本书汇其游记、随笔、抒情散文、评论、演说于一集,以不同时期的不同体裁、题材、风格,异彩纷呈地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散文创作上的非凡成就。

本书系第一部中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集。选译二十九篇力作,约二十万字,其中绝大部分篇章为首次译成中文。

封面设计：王书朋

责任编辑：董令生

已出书目

第五辑

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叔本华散文选

席勒散文选

黑塞散文选

布罗斯散文选

罗斯金散文选

伍尔芙日记选

达里奥散文选

永井荷风散文选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目 录

彼得堡纪事.....	1
小小的图景	43
带着一只手的男孩	56
在耶稣身旁过圣诞节的小男孩	58
百岁老人	64
农民马莱	72
信 使	80
被捕之夜	83
当代的一种伪善	85
再谈妇女	93
车厢里的俄国人	99
不可思议的怪事.....	103
征订 1861 年《当代》月刊启事	110
写作计划.....	119

爱伦·坡的小说·····	120
关于西欧作家·····	123
关于《巴黎圣母院》·····	124
略谈乔治·桑·····	127
旧时相识·····	137
一件私人的事·····	146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160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	162
俄国的讽刺作品。《处女地》。《最后的歌》。旧时的 回忆·····	170
涅克拉索夫逝世。关于在他墓前的演说·····	180
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涅克拉索夫·····	186
诗人与公民。对于作为凡人的涅克拉索夫的总的 看法·····	197
对涅克拉索夫有利的证人·····	203
普希金 ——1880年6月8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 大会上的演说·····	209
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	231
第一章 代序·····	231
第二章 在车厢里·····	237
第三章 即完全多余的一章·····	243
第四章 对旅客并非多余的一章·····	262
第五章 太阳神·····	269

PLC 文 字 处 理 系 统 人 员 必 读

第六章 试论资产者	280
第七章 前一章的续篇	294
第八章 小鸟和“我的宝贝”	307
译后记	321

彼得堡纪事

4月27日

不久以前我还绝对无法想象彼得堡的居民必定穿着睡袍，戴着小帽，关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以不可推卸的义务每隔两小时服一汤匙什么东西。当然，不完全是生病。义务不准许某些人生病。另外一些人则有他们魁梧的体质守护着。于是到最后，太阳出来了，这件新鲜事毫无疑问比其它任何东西更有价值。大病初愈的人正在犹豫，考虑到要整饬仪容，不大放心地脱去小帽，终于同意出去走一走。自然是要全副武装，穿上绒衣，皮大衣，套鞋。暖和的天气，街上人群中某种节日的气氛，轻便马车在坦露的路面上行驶的震耳欲聋的响声，使他感到惊异和愉快。最后，在涅瓦大街上，大病初愈的人张大嘴巴竟把新的灰尘吸了进去！他的心开始跳动，他撇了撇嘴，好像是微笑，他的嘴唇一直紧闭着，表示怀疑和不信任。清除了大量的污泥及湿气之后，彼得堡最初的灰尘是甜美的，当然，不比家乡炉灶上冒出的古老的炊烟逊色^①。散步的人脸上的疑虑消

^① 此处套用杰尔查文的《阿尔法》(1798)一诗中的句子：“祖国的烟尘使我们感到甜蜜愉快”。格里鲍耶陀夫在《智慧的痛苦》中也引用了这句诗，后演变为一句成语。

失了，最终决定欣赏春天的美景。一般地说，凡决定欣赏春景的彼得堡居民，他身上都有那么一种天真纯朴的东西，似乎与他的欢乐不可分割，甚至当他遇见一个朋友的时候，会把平日不离嘴边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忘掉，而提出另外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天气怎么样？”当然，问完天气以后，特别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彼得堡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还是：“有什么新闻吗？”我经常发现，当两个彼得堡的朋友在某地相遇，双方互致问候以后，异口同声地提出一个问题：“有什么新闻吗？”在他们的声音中有那么一种直透肺腑的苦闷，无论谈什么话都有那样一种声调。确实，彼得堡的这个问题笼罩着绝望的阴影。但是最令人感到可耻的是，经常这样提问的人却是一个完全冷漠的人，他在彼得堡土生土长，完全了解本地的习俗，事先知道人家不会回答他的问题，知道没有什么新闻，即使不多不少提出一千遍，也毫无结果，因而早就不以为怪。但他仍然要问，似乎很感兴趣，似乎是某种礼节迫使他也参加一种社会活动，具有共同的兴趣。不过，谈到共同的兴趣，……我们是有的，我们没有人表示异议。我们大家都热爱祖国，热爱我们亲爱的彼得堡，有机会也喜欢玩一玩。总而言之，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但是我们更流行的是“小团体”。甚至每个人都知道，整个彼得堡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不可胜数的小团体的大聚会，每一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礼仪，自己的法律，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神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民族性格的产物，这种性格对社会生活还有点不习惯，眼睛常往家里看。而且参加社会生活需要艺术，需要准备很多条件，总而言之，待在家里更舒服

些。在家里比较自然，不需要艺术，更清静些。在小团体里大家会很爽快地回答你的问题：“有什么新闻吗？”问题立即有了个人的意义，你听到的答复或许是一种挑拨，或许是哈欠连连，或许是那些会使得你像白发苍苍的老朽一样也不知羞耻地打起哈欠来的东西。在小团体里，可以用最平心静气和最愉快美满的方式，在哈欠和挑拨声中延长你的有用的生命，直到流行性感冒或者腐蚀性的热病踏进你的家门，你将硬着心肠离家而去，处之坦然，而且你不知道会遇到这一切，为什么会遇到这一切，实在幸运。你将在黑夜中，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在没有一线光明的流泪的白天中死去，完全不明白这一切安排得能使你活了一辈子（似乎活过），活到了一定的岁数，因此现在就不得不抛弃这个愉快而平静的世界，移居到更好的地方去了。其实，有些小团体对事情的讨论是很激烈的；几个有文化而好心肠的人热情地聚在一起，用极端的手段取消一切无害的如同捕风捉影的议论和纸牌之类的娱乐（当然，不是在文学小组里），并且怀着难以理解的兴致谈论各种重要的话题。最后议论完了，话讲完了，几个对大家有利的问题也解决了，所有问题彼此都说通了，整个小团体就会处于某种激动状态，某种不愉快的涣散的状态。最后互相怒目而视，说出一些尖锐的实话，暴露出某些急躁和粗鲁的个性，结果闹得四分五裂。大家都心安理得，积累了大量生活经验，于是渐渐地形成了上面最初所描绘的那种性质的小团体。当然，这样生活是愉快的；但最后又会感到苦恼，苦恼得难以忍受。比方说，我对我们那个古板的小团体感到苦恼，因为这个小组里经常会弄出一个最叫人讨厌的家伙。先生

们，你们非常熟悉这些家伙。他们的人数多得不得了。这些家伙只有一副“好心肠”；除了“好心肠”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年头有一副好心肠，好像是一件稀奇的宝贝！最后，小团体是这么需要他，仿佛他是个永远不变的“好心肠”！这个家伙既然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品质，他进入上流社会时就完全认定他的好心肠肯定会使他永远心满意足和幸福。他坚信自己会成功，因而忽视为人生道路上所准备的其他一切手段，比方说，他一点也不知道约束和克制。他坦白直率，事无不可对人言。

这个人突然之间非常愿意对人表示好感，爱和人交朋友，并且完全相信大家也会立刻相应地喜欢上他，只是因为他喜欢大家。他那颗善良的心从没有想过，光有热爱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必定被人喜爱的艺术，否则，一切都会落空；否则，无论是他那颗爱人之心也好，被他天真地选中作为他的热爱对象的那个不幸的人也好，都会失去蓬勃的生气。如果这个人交上一个朋友，那么这位朋友会马上变成他家的用具，变成痰盂之类的东西。就像果戈理所说的^①，“无论内心里面有什么卑劣的想法”，统统都会从舌头上滚滚流向朋友的心里。这位朋友必须每一句话都听，都得表示同情。这个家伙在生活中是否受了骗，是否上了情妇的当，打牌时是否输了钱，他都像个笨蛋一样，毫不犹豫地一五一十硬往朋友的心里装，不论是否欢迎，滔滔不

^① 在《关于〈死魂灵〉的四封信》的第三封信中，果戈理解释，由于想克服自己身上的“缺点”，他把这些缺点“转移”到他的人物身上。他写道：“我在人物身上写了它们原有的卑劣之外，又添上了我本身的种种卑劣的行为。”

绝地倾吐自己所有不值一提的小事，常常觉察不到朋友由于本身所操心的事而头痛欲裂，他的孩子夭折了，妻子遭到了不幸；最后也觉察不到他本人，怀着一颗爱人之心的这个家伙，像洋姜一样惹得朋友厌烦，人们终于使用巧妙的方法暗示他天气是多么美好，大可趁此机会独自一人赶快去散散步。即使他喜欢上一个女人，也会以他天生的本性弄得她千百次地受到羞辱，在他那颗爱人之心发现这一点之前，在他发现（如果他能够发现）这个女人由于他的爱情而显得萎靡不振，同他在一起感到厌烦、可恨之前；在发现他那颗爱心中穆罗姆族人^①的习性毁坏了她的生活之前。是啊，只有在离群索居独处斗室之内，最多也只是在小团体里，才能制造出这种美妙的天然产品，像美国人说的，这种“我们的原料做出的样品”。其中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全部是天然形成的，纯属无拘无束的天生之物。这样的人以他的天真无邪忘记了，而且也并不认为，生活是完整的艺术，生活意味着把自己造就为一件艺术品；他的宝藏，他的资产，他的善良的心，只有在普遍关心之下，在对社会大多数人和他们的直接需求表示同情的情况下，才能琢磨成为光辉灿烂的真正价值连城的钻石，如果大家对此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使得群众分裂，因而独立去应付，那是不可能办到的！

我的天啊，先生们！古老的情节剧和长篇小说中那些古老的反面角色都躲到哪里去了？要是他们还活在世上的话，该有多么高兴啊！那是因为身旁立刻会出来一个有德

^① 公元初居住在奥卡河流域的一个部落。

之士，他到最后会保护天真无辜的人，并把恶棍绳之以法^①。这个反面角色，这个身不由己的暴君，天生就是以暴除暴者，完全是神秘而不可理解的，命运所注定的。他是暴虐的化身，他在娘肚子里就是施暴者；而且他的祖先似乎预感到他将要来到人世，故意选择了与自己未来的后代的社会地位完全一致的“姓氏”。有一个姓你们已经听说过，这个人身怀利刃，经常杀人^②，随便杀人，不为一文钱，天知道为了什么。他像机器一样地杀人放火。这算是好的！至少还能让人看得明白！而现在，天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来这么一个结局，一个有德之士，还是最不善于施暴的人，突然变得十分残暴，连他自己都觉察不到这一点。而最可悲的是没有任何人觉察到这一点，并且告诉他。而且你瞧，他活了很久，受人敬重，而死后所获得的哀荣和赞扬，更令人羡慕不已；而且经常有人真诚地为他哀哀哭泣，最可笑的是，哭泣的人正是他的受害者。虽然天底下有时会遇到这种通情达理的事，但你简直不明白，它是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发生的？在闲得无聊的日子里，为了人们的幸福，发生了多少这样的好事啊！我想随便举个例子，近日出了这么一件事：我有一个很熟的人，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他从前曾经关心过我，甚至多少还保护过我，他打算结婚了。老实说，超过了适当的岁数是很难结婚的。目前他还没有结婚，距离婚期还有三个礼拜；但他每天晚上都穿上白色的马甲，戴上假发，挂

① 作者在这里概括了欧洲情节剧和长篇小说的特点，寓有讽刺之意。

② 1831年普希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嘲笑俄国描写风土人情和道德讽刺的小说所具有的这种特征。

上所有奖章，买上一束鲜花和糖果，去讨他的未婚妻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的欢心。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一片天真，完全没有什么坏心思，一心想着目前的境况，对着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那张甜蜜的嘴巴笑个不停。不，到这样的岁数结婚才快活呢！依我看，如果年纪轻轻的，即在三十五岁之前，总在说这种事，甚至办这种事，那是不成体统的。那是转瞬即逝的冲动！而这里，此人已年近半百，老成持重，彬彬有礼，举止大方，体态丰满，思想圆熟——好，真是好极了！多么妙的主意！一个人活着，活了那么久，终于得到了……因此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前几天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每到晚上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两手放在背后，一脸的忧思和闷闷不乐的神色。那是那种官员特有的表情，如果他们坐在同一个办公室的角落里，奉命办理一大堆紧急的事务，哪怕十分乏味，而只要他的保护神看他一眼，转瞬之间，他立刻会变得无精打采。我直到现在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甚至都不愿意叙述；这种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是不必去惊动高尚的善于思考的人们的。在戈罗霍夫街临街的第四层楼上，有一套住宅，以前我还想把它租下来。现在租着这套住宅的是一个陪审官的妻子；就是说，她以前是陪审官的妻子，现在却是寡妇，是非常动人的年轻的太太，样子非常可爱。于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整日坐立不安，他在考虑用什么办法在结婚之后照样地，哪怕次数少一些，每天晚上去索菲娅·伊凡诺夫娜家里去，和她谈谈她在法院的案子。索菲娅·伊凡诺夫娜自从提出诉状已经有两年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是她的辩护人，他的心肠是非常之善良的。他

苦思焦虑，那一表堂堂的前额都出现了皱纹。最后他又穿上了白色的马甲，拿了一束花和糖果，装得高高兴兴地坐车到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家里去了。回忆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时，我想：“一个人是常常有这种幸福的呀！一个人虽已上了年纪，却在精力充沛时找到一个完全了解他的女朋友，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刚从寄宿学校出来一个月，天真无邪，又知书识礼。这个人他一辈子过的是多么满足多么幸福的生活呀！”我真羡慕呀！那一天天色阴沉灰暗，我在塞纳街上走。但是，诸位，我是写小品文的，我必须告诉你们刚出炉的最能“轰动视听”的新闻——我不得不使用这个古老而可敬的修饰语，这个词之被创造出来，可能是指望彼得堡的读者因听到某个轰动视听的新闻而高兴得发抖之故，譬如说，珍妮·林德上伦敦去了^①。对彼得堡的读者来说，珍妮·林德又何足道哉！他本身还有很多这类新闻……但是，先生们，本身没有新闻，绝对没有。我在塞纳街一边走，一边想着应当写这一类事。我很苦恼。这天上午潮湿，有雾，彼得堡显得凶狠，怒气冲冲的样子，好像一个对昨晚的舞会恼恨在心而气得脸色发黄的贵族小姐。彼得堡从头到脚都是气鼓鼓的。是它没有睡好；是夜里它体内的胆汁汹涌而出，不成比例；是它受了凉得了伤风；是它像玩童一样通宵地玩牌，直到早上起来输得两袋空空，为傻乎乎而娇宠惯了的妻子，懒洋洋而粗暴无礼的孩子，为一群没有刮脸的冷淡的仆人，犹太的债主，卑鄙

^① 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女歌唱家。1847年在伦敦演出梅耶贝尔的歌剧《魔鬼罗伯特》，全城都为“瑞典的夜莺”发狂。1856年移居英国。

的谋士，以及各种造谣诽谤挑拨离间的家伙而懊恼不已——是不是这样，很难说；但它气得只顾忧伤地看着它那湿漉漉的高墙，看着它那些大理石、浅浮雕、塑像、圆柱，这些东西似乎也对恶劣的天气表示愤怒，由于湿气太重而全身发抖，几乎冷得牙齿要捉对儿厮打；它也在看着人行道上光秃秃的潮湿的花岗石，在行人的脚下好像由于怨恨而裂成几块。它最后看着行人，他们铁青着脸，皱着眉头，不知道为什么满腔怒火；大多数人脸孔刮得整洁，细心，急急忙忙地四处奔波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彼得堡的地平线看起来是这么暗淡，这么暗淡……彼得堡情绪恶劣，看来它非常想把自己所有的烦恼发泄在某个偶然出现在眼前的不相干的第三个人身上，就像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一触即跳的先生们所做的那样，同他们大吵一场，同他彻底分手，严加痛斥，然后拔腿就跑，说什么也不愿再在英格曼地方寒冷的泥潭上呆下去了^①。甚至太阳，它由于地球另一半居民某些必不可少的理由要离开一夜，露着十分亲切的笑容，怀着十分深厚的爱，热烈地亲吻了自己体弱多病娇生惯养的孩子，匆匆走了，却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它不解地遗憾地看了看这个不知满足满腹牢骚的家伙，这个好出怨言体弱多病的孩子，忧伤地隐进了铅色的乌云后面。只有一线明亮的快活的光芒，好像被准许降临人间，霎时间从深紫色的尘雾中敏捷地飞了出来，在屋舍上活泼地闪耀着金光，在阴暗而潮湿的墙壁上一掠而过，化成千万个光点散入每一

^① 英格曼地方是十二至十八世纪伊若拉人所居住的地方，原址在涅瓦河与芬兰湾沿岸，包括彼得堡在内。

滴雨珠中，便消失了，似乎为自己的孤独而感到委屈。——它消失了，像突如其来的欢乐一样，偶然飞进了多疑的斯拉夫人的心灵里，他们的心灵立刻感到羞愧，还没有认清清楚它的面目，欢乐就消失了。寂寞的暮色立刻在彼得堡上空笼罩下来。敲响了午后一点钟，城里钟楼上带音乐装置的时钟似乎自己也弄不明白，人们根据什么理由迫使它在这样的夜色中敲这样一点钟。

这时我遇到了一队送葬的行列，我作为小品文作家，马上想起感冒和热病几乎是彼得堡的现实问题。这是个豪华的葬礼。整个马车队的中心人物躺在华丽的棺材里，严肃庄重，彬彬有礼，两脚向前，出发到天底下最舒服的住宅里去。长长一列的嘉布遣会的修士^①用沉重的靴子踩碎撒落在地上的杉树枝，使整条街散发出树脂的气味。放在棺材上面的带羽饰的帽子合乎礼仪地向行人表明高官的官阶^②。放在枕头上的勋章，紧跟着棺材缓缓地移动。一个白发苍苍的上校在棺材旁边痛哭失声，无法劝慰，他大概是死者的女婿，也可能是堂兄弟。按照通常的情况，在轿式四轮马车的长长的行列中，有时会露出紧绷着的悲伤的面孔，传来唧唧咕咕地说着永远不会绝迹的流言蜚语的声音，带着孝的孩子们的嬉笑。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感到悲哀，苦恼。我绝不是要责骂任何人，我只是摆出一副狠狠地骂人的脸色，甚至装成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向一匹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的马所提供的效劳致敬，这匹马四脚落地温驯

① 嘉布遣会是天主教圣芳济各会的一支，修士穿僧衣，戴尖顶的风帽。——译者注

② 旧俄时代五等文官官员戴有羽毛装饰的帽子。